

篇末又煞有介事地記載名士劉子驥尋訪不果的軼事，表面是以漁人為敘事焦點的傳記，主體卻落在現實世界之外的桃花源。然而，這個介於虛實之間的樂土是出現於「忘路」和「忽逢」的偶然驚遇，又在「迷不復得路」的悵惘裡倏然隱沒。何以會有這種想像呢？這恐怕必須考慮到陶淵明道家式的語言觀。「路」作為桃花源與外界溝通的管道就如同語言作為思想的載體般，只局限於指示方向的工具性質而落於形跡；聯想陶淵明在〈飲酒〉詩中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」的觀點，可知他無疑是傾向於魏、晉玄學中的「言不盡意」論，而其何以必須「忘路」才能「忽逢」，何以雖「扶向路，處處誌之」卻反而「迷不復得路」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〈桃花源記〉其實象徵陶淵明追求心靈安頓的努力，類似的語言風格在〈歸去來辭〉中也能找到，文章寫在歸家之前，文中卻透過想像描寫許多歸後的情景，將想像當作親身經歷來敘述，從而表現一「追尋」之母題。這種風格，一方面是時間界限的抹除，如本文中的「乃不知有漢，無論魏、晉」和〈歸去來辭〉對春景、躬耕生活的憧憬；另一方面則是向自我的回歸。本文雖曰「來此絕境」而「與外人間隔」，但其中卻仍「阡陌交通」而人人「怡然自樂」，實不若老子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」的孤絕；〈歸去來辭〉中的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」也不代表完全的自我封閉，而是安享自身的輕鬆。

五柳先生傳

【題解】本文選自《陶淵明集》。記載五柳先生的性格、志趣。文中的五柳先生，其為人安貧樂道、澹泊名利、忘懷得失。《宋書·隱逸傳》認為這篇文章是陶淵明的「自況」，亦即託名五柳先生，其實是用來自比。

先生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為號焉。閑靜少言，不慕榮利。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每有會意，便欣然忘食。性嗜酒，家貧

不能常得。親舊知其如此，或置酒而招之。造^⑤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^⑥去留。環堵蕭然^⑦，不蔽風日；短褐穿結^⑧，簞瓢^⑨屢空，晏如^⑩也。常著文章自娛，頗示己志。忘懷得失，以此自終。

贊曰：黔婁^⑪之妻有言：「不戚戚^⑫於貧賤，不汲汲^⑬於富貴。」其言茲若人之儔^⑭乎？銜觴賦詩，以樂其志。無懷氏^⑮之民歟？葛天氏^⑯之民歟？

【注釋】①何許 何地；何處。②榮利 名利。③不求甚解 調讀書但通大意，不求過度艱深的解釋。④會意心有領會。⑤造 到。⑥吝情 心有不捨。⑦環堵蕭然 四壁空空地。環堵，屋子的四壁。蕭然，冷清空洞的樣子。⑧短褐穿結 粗布短衣，破破爛爛的。穿，破洞。結，補綻。⑨簞瓢 皆飲食器具。簞，盛飯之竹器。瓢，剖瓠為之，用以挹水之具。⑩晏如 安然平靜的樣子。⑪黔婁 齊國隱士。魯恭公聞其賢，賜粟三千鍾，辭不受，著書四篇，號黔婁子。⑫戚戚 憂慮的樣子。⑬汲汲 迫切追求的樣子。⑭儔 類。⑮無懷氏 上古之帝號。宋羅泌《路史·禪通記》說無懷氏之民，「甘其食，樂其俗，安其居而重其生意，形有動作，心無好惡，老死不相往來」。⑯葛天氏 上古之帝號。《路史·禪通記》：「其為治也，不言而喻，不化而自行。」

【語譯】先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，也不清楚他的姓名字號，他屋邊有五棵柳樹，因此就叫五柳先生。先生安閑沉靜，很少說話，不羨慕名利。喜歡讀書，但求通達大意而已，每當有所領會，便高興得忘記了吃飯。生性喜歡喝酒，可是家裡貧窮不能常常得到酒。親戚故舊知道他有這個嗜好，有時會備酒請他。他到了便盡情暢飲，必定喝醉才停。醉了就告辭，不會捨不得離去。他的屋子四壁空空，遮蔽不了風吹日曬，穿的是補過的粗布短衣，經常缺吃少喝的，可是先生卻安然自得。常寫些文章自己欣賞，很能夠顯示自己的志向。不把得失放在心上，他就這樣地過了一生。

贊說：黔婁的妻子說黔婁：「不憂慮貧賤，不急求富貴。」這兩句話，說的就是像五柳先生這一類人吧！飲酒作詩，來愉悅自己的心志，是無懷氏的百姓呢？還是葛天氏的百姓呢？

【研 析】本文包含傳和贊兩個部分。就其淵源而言，乃是魏、晉以來「高士傳」的傳統；就其目的而言，根據沈約在《宋書·隱逸傳》的記載，是將此文視為淵明少年時期的「自序」，他因此被「起為州祭酒」，故可當作一篇「自薦文學」來閱讀。

全文亦步亦趨地模仿史傳的格式，從籍貫、字號、性格、學歷、人際關係、經濟狀況、著作、死亡、贊曰，無不加以複製，然而讀者若將之視為史傳，則所得到的卻是期待的落空。這種模糊的修辭風格，來自「不」字的大量運用。他以「不知何許人」否定地望的顯赫，以「不詳其姓字」否定門第的高貴，以「不慕榮利」否定官爵的矜誇，以「不求甚解」否定理解作者原意的可能，以「家貧不能常得」和「曾不吝情去留」、「不蔽風日」否定資財之殷實與對身外之物的眷戀，甚至連五柳先生是何朝何代之人（無懷氏之民歟？葛天氏之民歟？）都不知道。名曰為五柳先生立傳，卻無處不以反語出之，這豈不是件奇怪的事？

然而，這篇文章的魅力，卻正在於這種正常意義的顛覆。陶淵明似乎在名字、讀書、飲酒、貧窮和文章五方面分別樹立起一個二元對立的等級體系，而下文又往往是前文的否定，例如在名號方面，上文謂「不知何許人也，亦不詳其姓字」，後文卻說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為號焉」，於是「五柳先生」就成了「無名之名」，既有稱謂，卻又是個無名氏，因而形成一種不斷自我解消的敘事風格。

题目的「柳」也具有文化史上的意義，和死亡有著密切的關係（如「嬰柳之材」指棺木，「柳車」即靈車），正文謂其「以此自終」，亦將「五柳先生」視為死人，且透過「贊」來「蓋棺論定」，皆可提供這方面的旁證。因此，〈五柳先生傳〉並不僅在於塑造高士的形象以自況，其深層意涵，乃在於曲折地傳達了陶淵明對世俗名教的反感。